

第三集

陈琛主编

情殇

DENGDAI QINGAI XIAOSHUO JINGPIN DAXI

当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

情殇

当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

第三集 B 卷

陈琛 主编
九洲图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30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殇 第三集：当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/陈琛主编。—北京：九洲图书出版社，1995.3

ISBN 7-80114-057-5

I. 情… I. 陈… II. 言情小说，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N. I247.7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02726 号

情 殇 第三集 B 卷

——当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

出 版 九洲图书出版社
地 址 北京西城区丰盛胡同 19 号
邮 码 100032 电 话 2234190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一二〇一工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 721 千字 印 张 29
印 数 1-20000
版 次 1995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1995 年 3 月第 1 次
书 号 ISBN 7-80114-057-5/I·26
定 价 29.60 元(全二卷)

- 北村 水土不服(1)
述平 一张白纸可以画
最新最美的图画(87)
陈丹燕 吧女琳达(138)
姚鄂梅 芳香弥漫(175)
王立纯 斜雨(209)
陈应松 土窑(253)
蒋韵 落日情节(290)
凡一平 随风咏叹(322)
李岩炜 说完了的故事(364)

水土不服

北 村

好人康声的故事已经在我的腹中孕育了两年，我想再不把它写出来我就要随同它一起腐烂了，因为时光是那么的不留情，它会使一个被皱纹侵入脸颊的女人凄厉地惨叫起来，也将埋葬一切曾与我们相伴的悲欢离合，而时间却无动于衷。现在康声已经去了，我想你们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。一个月前我居然在一家《诗歌报》上看见康声死前写的最后一首诗《永世》，当时我大吃一惊，以为他复活了，无奈他那奇特的大名已被加上了黑框。我读那首诗的心情十分古怪，仿佛看到一个死人仍在说话，而且企图说到永世。但是，他在诗中说：时间

是心中的一滴水 正在枯干。是的，康声已经枯干了。

好人康声本来不叫康声，叫康声旺，他是从闽西一个叫李岭口的乡村来的，当时我们一起在闽南的一所大学同学。康声旺这个名字土得很，所以起先没有人注意他；后来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了，从康声旺变成了康声，他立刻变得与众不同，更让人吃惊的是康声随后一首接一首的诗发表在全国各大报刊上，他发表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一些专业诗人，全班人纷纷对他刮目相看。我记得当时曾经兴起一股改名风潮，至少有十几个人更改了自己的名字，比如把苏树林改成苏林，吴根钱改成吴穹，张敏华改成张敏之类，他们以为改改名字就能成为才子，至少听上去高雅多了。

但康声现在死了，他是我们班上最早去世的一个。他的猝死使那些步他后尘改名的人惶惶不安，好像某只跟过康声的鬼有朝一日也会跟上他们一样，至少有五个人重新改回了他们的名字。

唉呀，时间多么残酷无情，它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把我们冲刷得面目全非，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。我去拜访张敏时已经快认不出她了，她是我们的校花、康声的妻子。康声死后她几乎整天呆在房间里，两年来没见过她干什么事情，只是偶尔整理一些康声的遗作。我问她不出去走走吗？你不能总是留在对一个人的回忆中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。张敏听了吃惊地说，是吗？是吗？外面发生了什么？她用颤抖的手指分开百页窗时细碎的阳光掉在她苍白的脸上，我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难受，那些阳光好像洒落的时光的鳞片一样，破坏着张敏的脸。我用最后的时间打量了一下他们曾用过的房间，家具和其余所有的陈设依旧，连一只小毛绒兔子的摆放位置都没有变化。唯一的改变是这一切都无可奈何地走向陈旧，而且人也在陈旧，这

种陈旧的速度无法阻挡令人心碎。

当时跟我玩在一起的还有苏林和小芳。苏林已经患上了癌症，目前正在肿瘤医院的某片墙后面熬着最后时光。我去看他时他已经奄奄一息，持续的高烧使他糊里糊涂，我间或能听见他在咒骂小芳，说她不来看他。他不知道小芳已患上了性病。

哦，这些就是我的老同学，死的死，病的病，在我和他们交谈的时光中，我坚强的神经渐渐变得脆弱。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世上会有这么多的苦难，而且有时会集中在几个人身上。两个月来，他们在我耳边讲说康声的事，叙述中夹杂着恩怨和恐惧，尤其说到康声死时的细节我的神经差一点崩溃了。所以我不想从以下开始的故事中掺和自己的话，还是由他们自己去说吧。我仿佛看见好人康声在故事中渐渐苏醒过来，本来康声的故事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，只是因为现世邪恶，人家才会把康声叫作好人，好人康声也就成了今天的传说。

康声，愿你安息。

我认识康声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期末，其实应该说我们一进校门就认识了，我们是同学。我这里说的“认识”是专指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，我又怎么能想到将来会成为他的妻子呢。有人说张敏你这么活跃的女人，怎么嫁给了一个书呆子，可是人又怎么能算计自己的未来呢。

康声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弱不经风，而且很孤僻，孤僻到一个地步，第一学期期末我才把他的名字和他的人对起来，这也是因为期末他突然改了名，从康声旺变成了康声，这很容易使人想到某个大人物的名字吧？但康声实在是个小人物，他微渺到来自于某个叫李岭口的自然村，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

乡至今还没有通公路，也没有水电，就是这个来自山沟沟的康声日后竟写出那么超拔的诗，实在让人匪夷所思，我想我是被他的聪明吸引了。但康声最初给我留下的印象似乎是一个病人，他长得瘦小，头发比较长，终日穿着一件粗陋的白衬衫，我注意到他总是把白衬衫的袖子放下来，几乎要盖没手掌了，下摆也不扎进裤子里。当时的男生都时兴挽袖管，显得精神焕发，只有康声与众不同，他披着白衬衫从我们眼前移过时就跟一个病人没什么两样。我记得当时有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“肺结核”，后来实在是因为康声人太好，大家就不挤兑他了，这外号就渐渐废弃了。

第二学年康声旺摇身一变真的变成了康声，他突然像喷泉似的发表了一连串的诗，我们是先被诗激动而后才弄清，那个叫康声的诗人原来就是我们那个穿白衬衫不挽袖管的康声旺。后来弄到一个地步，校外的杂志社要到中文系来开他的诗歌讨论会。康声的一大堆稿费汇款单因为署名康声都领不出来，积压在邮电局里。康声于是到校派出所里，说，我想叫康声。校派出所的人注视着他说，你想当官吗？康声说，我不想叫康声旺，我要叫康声。

事后我曾问过他：你干吗叫康声？为了领稿费吗？康声说，不，为了活着。我说，生活生活，活着还不容易？你现在不是活着吗？康声说，不容易，活着的人不一定活着，只有知道自己活着的人才活着。我笑了一声：难道我还不知道自己活着？真是奇怪，岂有此理。

康声说话总是前言不搭后语，后来我也习惯了他这样说话，因为他看上去不像开玩笑。我跟他恋爱前已经有很多男生追求我，可是我一个也看不上，我觉得他们一个个全是看我长得好看，并没有更深的意思。但我注意到，只有康声，没有正

眼瞧过我一眼。

我开始注意康声的确是在他发表诗歌以后，我承认这里头有某些佳人爱才子的情绪在作祟，但也不排除他纯朴的个性对我的吸引。我记得有一次体育课跑一千五，全班人包括女生都跑完了，康声还在跑，我看他跑得十分吃力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我没想到他的体力会这么弱，这时全班的男生都围在那里起哄，有人打唿哨，还有人大叫：康声！康声！让张凯丽替你跑得了！张凯丽是我们班最肥的女生，叫“航空母舰”。大家大笑起来，谁都听得出这里头奚落的成分。我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对这伙人的厌恶，我看见康声正跑过来，他已经踉踉跄跄，东倒西歪，连脸色都白了。我突然作出了一个决定，走到终点扶住了他，我把毛巾递给他时，那些人突然安静下来，鸦雀无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自动散开了。

我问康声：你哪里不舒服？是不是有病？

康声只是喘气，说，我只觉得路很长。

后来我渐渐发现他身体的虚弱，每个学期的体育都不及格，学游泳时还要老师在他腰上绑一根绳子游，否则他就立刻沉下去。与此同时，他发表的诗歌却越来越多，我疑心有些人就是不一样，一部分的脑子用得多了另一部分就衰弱。我渐渐有些喜欢上他了，我开始经常和他在一起，说我先追求他也可以，当时我的举动引起一片哗然，苏林就问过我：你不是开玩笑吧？我说我开什么玩笑呢？苏林说，你真的要嫁给他？我反问道：为什么就不能嫁给他？苏林迟疑了一下，说，不是我说的，我们都觉得这事很奇怪。我说：“你们”是什么人？这纯粹是我的事，跟“你们”有什么关系？苏林立刻红了脸，说声对不起就匆匆走了。

我决定把这事告诉康声，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，这样说就

等于打开天窗了。当我把这些话说给康声时，连手都发抖了，真奇怪，我看来是爱上他了。不料他听了我的话后，红了脸，说，对不起，我，也是苏林说的“我们”中的一个。说完就像女人一样用手掩面。我听了非但没生气，直觉得心里雷鸣般跳。我也情不自禁地用手掩住脸，故意大声说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有意思，你会爱上我，胡说八道。这时我听到康声说，真的！真的！我早就爱上你了！你要相信我！我听了一阵激动，好像要晕了。这时我感到康声已经抓住了我的手：你要相信我，你要相信我！我说……我为什么不相信你呢？全班除了你，我还相信谁呢？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，这时，我发现自己流了，这是我第一次遭遇爱情，虽然我被人称为校花，但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内心其实孤独得很，我整日穿行在男生目光织成的网中，却没有一个人真正给我爱情。现在我浸透在突如其来的爱情中，好像全身都融化了。我们拥抱时，我感觉康声好像比我还瘦小，我摸到了他后背上的一根一根骨头，他弱不经风的躯体使我被一种悲悯所穿透，仿佛生离死别一样。我说，康声，你真瘦。

是的，我瘦得像一只鸟。他说。

我就这样和康声恋爱了，我们的事一公开，那些男生立刻作鸟兽散，渐渐有三三两两的找上了别的女生，只有苏林心事浩渺，但他再也没有对我表示过什么，而且常跟我和康声玩在一起。我记得那段时光，我沉浸在爱情中，哦，你知道什么叫爱情吗？爱情就是天堂，我可以死在他怀里而一点都不恐慌，不害怕也不绝望，这就是爱情，康声这样告诉我的。我就问他：这不成了宗教了？他深情地注视着我，说，就是宗教，你就是我的神，离了你我就活不下去，有你我就能活下去。我听了就笑起来：真的吗？康声，我很坏的。他说，你千万别那样。我

说康声，有时候我不高兴会很生硬的。他说你千万别那样。我说康声，说不准我们好不上半年呢。他声音颤抖了：你千万别那样。我说康声，哪一天我可能不爱你了怎么办？这时他突然全身抖动蹲了下来，说，你，千万别那样！

我看见他眼脸上挂着两颗大眼泪，我惊呆了。他一连说了四遍“你千万别那样”，越说声调越不对，我知道我不知不觉已经伤害他了。我也蹲下来，说，不要这样嘛。他不吱声，脸色苍白。我说，不是真的，开玩笑的。他说，爱能开玩笑么？我低声说，康声，原谅我。这时我看见他用异样的眼光注视我，好像远避一条蛇一样，说，张敏，千万别那样。这时我看到了一张迄今为止最动情的男人的脸，心中突然一阵大感动，抱住康声说，康声我爱你！现在我知道你爱我了！我再也不说这话伤你的心了。

你摸到我的骨头了。他说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认识一点康声的性格，他的眼中似乎容不下一点瑕疵，我从来没有从他口中听到过一句污言秽语，最多偶尔说一两句聪明的话，听上去觉得轻松。我觉得这样的男人好，我打算爱他一辈子。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多话的我立刻变得笨口拙舌，他成了主讲人，从但丁讲到歌德，又从荷尔德林讲到里尔克，当他描述帕斯捷尔纳克和卡夫卡时，他们在康声的话中好像复活过来，他会激动地抓住我的手说，张敏！你知道吗？卡夫卡是“弱的天才”！康声似乎被自己的话感动了，我听不大懂他讲的话，但我喜欢他说话时的样子，好像生活在另一个地方，或许在梦中。我说康声，你也是弱的天才，他笑着说，我的耳朵没有他的长。

但康声一回到人群中立刻变得愚钝，他有口吃的毛病，在他的诗作讨论会上他结结巴巴，说了一连串“我……你……

他”之后就无话了，谁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在宿舍里他几乎没说什么话，有一天苏林说，喂，康声，你好像一天没说过话？康声说，你……说什么？苏林说好了，总算说了一句，人们就大笑起来，康声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。有人在蚊帐里说，别看康声老实，人家是城府在胸，既功成名就，又有美人在怀，哪一样也误不了。康声听了，还是没有话。只有苏林的脸趋向严峻。

我和康声恰恰相反，我在康声面前只能作个听众，但一回宿舍，话最多的还是我。小芳说真是一物降一物，张敏在别人面前作河东狮吼，在康声那里温驯得像一只羊羔，此乃天命，康声还真看不出来呵，有什么杀手锏？

爱情真是说不清楚，康声有很多缺陷，但这些缺陷在我看来并不在意。他口吃，除了讲他喜欢的话题能顺畅一些，一说到别的事他就口吃，我说你干吗口吃呢？他说我很紧张，我弄不懂那些事，我很紧张。我说这有什么可紧张的，他说不行，我很紧张。他悄悄地告诉我，说他从小就怕见人。我问是不是生人？他说不但生人，我就是怕见人。到现在我还怕人突然叫我的名字，那样我心里会一阵颤抖，好像要发生什么事。我说真有那么严重吗？康声立即很认真地告诉我：把一个人放在空房子里反倒很安全，把他放到人群中就不一定了。

我费解地问他：那你怎么生活呢？

我发现我还没有了解康声。在他身上有很多常人没有的东西，而且特别突出。他居然不会骑自行车，我们出去一般都搭乘公共汽车，有时借一辆车来，还要我载他，有人笑我：女大三，抱金砖，张敏交了个弟弟。康声说，他们在笑我们吗？我们走路吧。我说走路多慢哪。他说慢点怕啥，没什么重要的事。于是我们走路，走到时我们都精疲力竭了。我说康声，你

跟别人不一样。康声这时十分清晰地说，是，我和他们格格不入。我叹了一口气，他问你叹气干什么？我说没啥。

自从跟了康声之后，班上的集体活动我几乎不参加了。康声对班上组织的游山、野炊或者什么演讲比赛、知识竞赛之类的活动一点兴趣也没有，他似乎只有一个兴趣，独自到校后面的海滩上看波浪，我们恋爱后加上我一个变作两个人。康声的爱好除了看波浪还是看波浪，在人看来是极其单调，他几乎每两三天就要去看一次，一成不变，不知道他究竟看见了什么。我每一次都跟他去也不嫌烦，是因为我当时沉浸在热恋中，去哪里都一样，并不是那片波浪有什么东西。

看波浪看多了，有的时候我也想跳跳舞，我似乎好久没有跳舞了，过去我是标准的舞后，现在他们说我成了一尼姑了。但康声看上去根本没有去跳舞的打算，而且我自己也很难想象康声跳舞会出现一副什么模样，好像这个人跟跳舞这一类事生来没有关系一样。我遂放弃了这一打算。

终于有一个机会上街，那是因为有一个具体任务：为康声买一件衬衫。他那件永远的病号服实在让人看不过去了。我们携手走上大街时，我居然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，因为这是第一次，太阳照在我们的脑门上，感觉很奇怪。我看见康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街上，看上去好像在涉水。我问康声：你真的很少上街？他惊恐不安地看着我：上街干什么？我说买东西呵。他说他的花费校门口的一间供销社全包了，犯不着上街，我讨厌上街。我听了没吱声，后来我说，今天就算陪我，好吗？康声说那当然，只要有我，我哪里都愿去。我笑了，他不过是为了我，还是把上街当受刑。

整个过程他都使劲地攥着我的手，别人看上去以为他带我，实际上是我带他，他被动得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，我说往

哪儿他就往哪儿，但看上去既厌倦又疲惫不堪，我说，这是为你买衣服，得，你自己开口吧。我把他操到一家货摊前，他恐惧地问我：非得我开口吗？你帮我买。我说你自己说去。康声硬着头皮问老板那件衬衫多少钱，老板说五十。我小声提醒他太贵。康声就说太贵，老板立刻就说，那你说多少？这一下康声困难了，我看他万分痛苦地站在那里，不知所措。老板催他讲价，他讲不出来。老板说你总得讲个价，我卖给你。康声居然脸红了，我看见他局促不安地在那里，好像有人杀他似的，他说，我不说。老板说你这人真奇怪，不是你要买吗？康声说，我就不说。老板说，稀了奇了，不说价买什么衣服！康声急了，说，你说价嘛！老板大声说，先生你耳朵有没有聋哦，我不是说了价了，五十块！康声恍然大悟，说我不买了！转身就走。整个过程我都站在旁边，看见这一幕我真是长了见识，我从没有看见这样跟人买衣物的。我花三十块要下了那件衬衫，老板对我说，你老公有病么？我说你有病！转身就走。我追上康声，说，你干吗不压他的价？他说我不会。我说这有什么不会？他说五十，你宰他二十。他说，我说不出口，我怕讲太低，会伤了人家。伤了人家？你怕伤了他？他可不怕伤了你！我说。康声还是说，我怕说得太低，我会很难受的，我不会说，饶了我。我举目望天，无可奈何。

回学校的整个途中康声依旧紧紧地攥住我的手，如同一个怕走失的孩子，在公共汽车上他一连五次催我买票，我烦他这样，其实我不是不买票，是在想刚才的事。他却一个劲儿催，好像我决意逃票赚那一块钱似的。后来他说，我买了？我说你买吧。我看见康声立即大声叫售票员过来，票一买康声的表情立刻轻松了。他这个人有些方面过分认真，而另一些方面却极其糊涂。

衬衫穿在身上，康声整个人为之一变，好像有些英俊的样子出现了。我问他好看不好看，他说，衣服不过遮身而已，一个人穿衣不能太有感觉，好衣服在身上应该没有特别感觉，坏衣服在身上也没有特别的感觉，他就能超越了那件衣服，而不再为它所辖制。我听了没吱声，康声并不知道他一番宏论已经有点儿伤到我了，他忘了这是我替他买的第一件衣服。我很扫兴。

这一次上街十分艰苦，我决意以后不跟他一起上街了，因为他的确好像不需要上街一样。他可以在学校里生活半年不出一大步而一无所缺。康声从吃饭到穿着都朴素到了极点，他不吃肉，连鱼都不吃，我见他只喜欢素菜，还有水果。他说人本来用不着吃肉的，长血气。康声衣着朴素，自从我买下那衬衫后，他就永远穿着它，好像成了他的标记。但他绝对整洁，我发觉他有洁癖，衣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，坐椅子前他会花上几分钟时间擦拭椅子，比我们女生还认真。每一次上课前他总是这样，小芳几个就嘀咕着：你们瞧张敏那一位，怪僻！有人低声笑道：同性恋……我都听见了，觉得很难受。

但在海滩上他会一反常态，哪里都敢坐。从街上回来后，我们又一次来到海滩，这里是他的天地，他一到这里就活了，我看见他的眼里闪烁着神采。康声掏出一叠新近为我写的爱情诗，一首一首读给我听，我被他的诗深深吸引，我摸到了里面深刻的忧伤。比如他会写出这样的句子：世界昏迷 亲人伤感 思念是我每日服用的一把刀 爱我吧 只要我呈现苦情。我就这样陶醉在他的诗中（或者说梦中），他抱着我，海风使我们的头发乱成一团，他注视着遥远的海面，当波浪在水上翻滚的时刻，康声身体微微一颤，突然流下泪来。

你怎么啦？我问。

没什么。他说，太美了，美到一个地步，几乎叫人离开善

了。

这句话突然抓住我的心，我从来没听人说过这样的话，一时也不明白它的意思，但我好像被它打了一下。我抱住他瘦弱的身躯，听到了他胸中雷暴一样的声音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爱么？我问他。康声说，为什么？我说，跟你在一起好像做梦一样。

他紧紧地拥抱我。

黄昏的时候，我们饿了。他从衣袋里搜出一个饼来，我想不到他口袋里还会有饼，他说是买给我吃的，我听了心中掠过一种莫名的感动：这不过是一块几毛钱的饼！随同这块饼搜出来的是一些钱，毛票和分票。这年头人们早不用分票，而康声却有那么多的分票！我好像被什么感动了，掰下另一半饼给他，我一边吃一边看着他吃，我想这是我平生吃过的最香甜的一块饼。

那时社会上已经风起云涌，大家都去赚钱，而我却一无所知。小芳说，张敏你是谈恋爱谈昏头了，不知今朝几何。我承认自从跟康声以后变了一个人，我这样的人不投身到大潮中那是谁也不会相信。过去我赶时髦是全校出了名，哪里都有我，演讲比赛、舞场和服装表演，我总出头。现在越过越退步了，衣服越来越简单，口红也没了，胭脂也退了，所以小芳说，张敏毁了。我这才注意到外面的世界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我的同学们一个一个都出外赚钱了，然后腰上挂个BP机嘴上叼着进口香烟在教授面前显摆。班上最发的要数苏林，他居然靠推销一种新型的抽水马桶狠赚了一笔，都不在宿舍里住了，在外面租了房子。有一次我在走廊上碰到他，他依旧用那一种眼光注视我，我们好久没说话了。我说，听说你赚钱去了？他

注视着我说，是呵没有盼望了嘛。我知道他说什么，就没吱声。他顿了顿说，周六晚上在我的新房里开 party，你一定要来，康声也来，我和他是好朋友，是不是？

当然。我说。

我们决定去参加苏林的 party。不是因为我跟苏林有什么特别的关系，而是苏林为人随和，康声交往最多的居然还是苏林，所以人说我们三个人的关系特别古怪。我们到苏林的新房时，里面已经有好多人了，一半是我们同学，一半我们不认识，可能是苏林道上的朋友，他们在那里谈笑，一见我进来，那些陌生的目光像鞭子一样齐刷刷地朝我打过来。我第一次看见装修这么豪华的房子，吊顶上放着五颜六色的光，墙变成了木头的，大吊灯在不停地转动，还有吧台，小芳和一个陌生男人在那里喝酒，他们的笑声很响。我问苏林这房子装修了多少钱，他神秘地笑着，没有吱声。我想苏林会花那么多钱装修租来的房子么？他没说真话。

party 开始后，场面热闹起来，他们先是玩一种叫不上名字的扑克游戏，然后根据游戏配对跳舞，我拒绝了跳舞，因为我注意到我的那位不对了。他自打进门后就没有安稳过，我看见他头转来转去，坐立不安，好像这房子过分的豪华已经侵略了他一样。人家给他烟他不抽，给他酒他不喝，跳舞更是不干，但他至少可以忍受一下，坐在那里吃瓜子总可以吧。苏林把一盘糖果放在他面前，说，吃巧克力吧，这巧克力六十八块钱一颗，很好的。这话一说完，康声好像立刻崩溃了，脸色变得非常难看。以后他就一直没快活甚至平静过，他呆在这样豪华的房里好像对他是一种折磨，我心里希望他能碍着面子熬一晚上，但他公开地走来走去，像困兽一样，他这个样子谁都在眼里，我心里突然有些痛苦。我把他拉到我身边，想把他稳